

国画山水中的文人情怀探析

熊梦甜

天津师范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本文聚焦国画山水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深入探析其中蕴含的文人情怀。通过梳理国画山水的发展脉络，结合文人阶层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剖析文人情怀在国画山水中的具体表现形态与文化内涵，挖掘其背后的哲学思想与审美意趣。研究旨在揭示国画山水不仅是自然景致的再现，更是文人表达心境、寄托理想、彰显人格的载体，为当代理解传统国画的文化价值、传承文人精神提供理论参考与思路。

关键词：国画山水；文人情怀；审美意趣；哲学思想；文化内涵

DOI：10.64216/3080-1516.26.01.046

引言

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对国画山水文人情怀进行再审视，既可以深刻认识到传统艺术和文人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可以寻找到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精神锚点。目前，国画山水研究大多停留在技法演变和风格分析上，对于其中文人情怀进行系统性探析还有待加深。鉴于此，本文以国画山水和文人阶层之间的关系为切入口，对文人情怀在国画山水中的具体体现进行梳理，发掘国画山水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根基，从而展示国画山水背后所蕴含的丰厚人文精神世界。

1 国画山水和文人阶层之间的历史连结

1.1 文人介入国画山水的历史机遇

文人阶层介入国画山水创作并不是偶然的，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社会结构、文化需求和艺术发展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导致文人阶层疏离现实，开始走向自然寻找精神慰藉，这为山水题材入画埋下了伏笔^[1]。此时，玄学兴起推动“重自然、轻功利”的审美思潮，文人不再满足于此前绘画多服务于宗教或宫廷的功能，转而渴望通过艺术表达个人心境，山水以其开阔的意境成为理想载体。到了唐朝，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人阶层不断扩大，其既有学识又有审美素养，但往往因仕途起伏而面临着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官场失意或者厌倦了世俗纷扰的时候，文人寄情于山水之中，在笔墨中融进了对于自然的观照和对于生活的感受。同时，唐代山水画技法初步成熟，为文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技术基础，而文人的加入又突破了此前工匠绘画“重形似，轻灵气”的局限，赋予山水画新的文化内涵。宋代的治国哲学强调文化而轻视武力，这使得

文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同时也为文化艺术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发展空间。宫廷画院虽然崇尚精工细作，但是一些文人并不满足于它过分追求技巧而缺少个性等缺点，他们开始在“士人画”的旗帜下积极参与山水的创作。他们以“自娱”为目的，不迎合世俗审美，借山水抒发胸臆，这种创作心态的转变，让文人成为推动山水画从“技”向“道”升华的关键力量，也让山水逐渐成为文人艺术表达的核心题材。

1.2 文人对国画山水艺术定位的重塑

文人介入创作之前，国画山水多以装饰或者纪实为主，为宗教场所、宫廷陈设或者贵族赏玩服务，其艺术定位偏于“实用”和“技艺展示”的层面。文人阶层涉足之后，率先突破山水绘画功能限制，使之由“服务他人”走向“自我表达”，重构山水画艺术价值取向^[2]。文人主张绘画不应仅仅停留于描摹自然这一表面，画中景物成为传达精神和展示性格的中介，山水已不是简单的景物再现，而应该是文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外部投射，并且文人对山水画审美标准进行了再造。此前，工匠绘画以“形似”为评判核心，追求细节的精准与技法的娴熟，而文人则强调“神似”与“意境”，主张通过简约笔墨传递深远意趣。他们提出了“画外有意”这一创作思路，主张山水画的价值不在于是否还原自然实景，而在于能否引起观赏者情感上的共鸣和精神上的思考。这一审美标准的变化使山水画由“技艺层面”跃升至“文化层面”，成为一种负载着哲学思想和审美意趣的艺术形式。另外，文人对山水画创作主体的定位也进行了重塑。文人干预之前，绘画大多由工匠所为，被视其为“技艺”而非“雅事”；文人介入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知识、诗词修养融入创作中，实现了山水画与文学、哲学的深

度结合。他们以“士大夫”身份进行山水创作，使绘画具有“雅”的属性，一改以往“画工”与“文人”身份分离的局面，使山水画真正成为文人阶层的一种文化身份和精神追求，彻底改变了山水画在中国传统艺术体系中的位置，成为中国传统绘画中最核心的门类。

1.3 国画山水成为文人精神表达的核心载体

伴随着文人对于山水画艺术取向的重新塑造，山水渐渐成为文人阶层不可替代的精神表现载体，而这种变化源于山水画所具有的特征和文人所具有的精神需求之间的高度一致。文人在一生中常常遭遇仕途选择与隐居生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碰撞，而山水的“可游览、可居住”特质，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栖息之地——如画中的青山、绿水、茂林和修竹，不仅是描摹自然，更是文人心目中“理想世界”的集中体现。在现实处境不顺时，文人们通过画或赏山水画来实现心灵“归隐”，暂时摆脱世俗烦恼。从精神内涵传达来看，山水画形象与文人价值追求高度一致。文人所崇尚的“君子品格”，常常通过山水意象来隐喻：挺拔的青松代表坚韧不屈，高洁的竹子象征虚心有节，隐逸的远山隐含着淡泊名利^[3]。文人不必直抒胸臆，只要用笔墨勾画山水形态，就能将自己的道德追求、人生态度熔铸其中，观赏者通过图画，可读出文人未明言的心境和品格。这种“以景喻情，以物言志”的表达方式，让山水画成为文人精神世界的“视觉诗篇”，同时，山水画创作和鉴赏的过程本身也是文人精神修养的一种体现。文人画山水，注重“意在笔先”，首先需在内心建构意境，再以笔墨传递，这个过程是内心世界梳理和沉淀的过程；在山水鉴赏中，文人讲究“澄怀观道”，通过对画面意境的体味来反思自我、感受自然，从而达到心灵的涤荡和升华。无论创作或鉴赏，山水画均与文人精神生活深度捆绑，成为文人抒发理想、排解心境、提升修养的中心媒介。也正因如此，山水画得以几千年来与文人阶层紧密相连，成为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中重要的艺术符号。

2 国画山水中文人情怀的具体表现形态

2.1 “林泉之志”：渴望自然隐逸

“林泉之志”体现了文人在国画山水中的深厚情感，起源于文人对世俗纷扰的疏远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将对自然的向往融入笔墨描绘的山水之中。在传统社会，文人多以仕途为理想之路，然而官场的纷繁复杂和仕途的跌宕起伏往往使其陷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或遭

贬谪而壮志难酬，或厌倦权力斗争，急于从功利束缚中解脱，这时自然山水就成了其心灵的“避难所”，山水画也成为“林泉之志”的具象表现。在文人的笔下，山水已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风景，而是被赋予了“可游览、可居住”的精神特质。画面上，往往是小径通幽的林间茅屋、临流而建的草亭或孤舟垂钓的隐士倩影，这些要素并非实景的单纯复刻，而是文人内心“隐逸理想”在画幅上的投影。他们通过绘制连绵起伏、烟雾缭绕的自然景色，营造出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氛围，仿佛观者只需凝视这幅画，就能步入这片静谧之地，暂时摆脱世俗压力，这种渴望隐逸并非消极避世，而是文人坚守精神独立的体现。他们借山水画传递“心向林泉，身在朝市，意寄远方”的心境，即便身处官场，也能通过笔墨寄托对自然的向往，保持内心的澄澈与人格的独立。从王维笔下“空山新雨后”的宁静景象，到倪瓒画作中“逸笔草草”描绘的疏淡山水，“林泉之志”始终是文人山水作品的精神底色，使每幅作品都成为文人摆脱世俗、回归自然的心灵载体。

2.2 “诗书画印”：文人学识与艺术的融合

“诗书画印”的结合，体现了文人将其深厚学识和艺术创新能力融入山水画的独特方式，也是文人与其他艺术创作群体的显著差异。文人涉足山水画创作前，绘画多以技法为重，文人则以深厚的文化素养打破了诗书画印分道扬镳的艺术界限，四者的有机融合，使山水画成为一种承载多重文化内涵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彰显了文人特有的学识修养和审美意趣。文人作山水画，往往在画面空白处题诗，诗句或是对画面景致的描摹，或是对创作心境的表达，或是对人生感悟的寄寓，使诗画互释、相映增辉。诗歌的文字意境拓展了绘画的视觉空间，绘画的具象场景也为诗歌提供了直观载体，两者结合让观赏者在领略笔墨之美的同时，也品味到文字之韵，对文人精神世界有更深的领悟。与此同时，文人将书法技艺融入绘画笔墨，注重“以书入画”，书法的用笔、笔势使山水线条具有更强的节奏感和生命力——篆书的圆熟、隶书的古拙、行书的灵秀，皆可从山石皴法和树木勾勒中寻得踪迹，使山水笔墨不仅是造型手段，更是彰显文人书法功底和艺术个性的方式，盖章则为山水画增添了文化印记和身份标识。文人印章内容多样，或镌刻姓名字号，或镌刻吉语格言，或镌刻山水诗句等，印章的用料、篆法、刀法各异，与画面笔墨、题诗相互补充。一枚朱红印章缀于水墨山水间，不仅使画面构图趋

于均衡、凸显文人文化身份，也让作品成为文人知识、技艺与精神的集中体现，使山水画从纯粹的视觉艺术中超脱出来，成为承载文人整体文化素养的重要媒介。

2.3 “笔墨意境”：用简洁的笔墨传达出深远的心境

文人山水画最核心的魅力，在于以朴素笔墨营造深邃意境，以凝练的艺术语言传递内在的复杂心境，这既是文人绘画技法的革新，也是其精神追求的艺术集中体现。区别于宫廷画院追求的精工细作、面面俱到，文人作画不刻意还原景物细节，更强调通过笔墨的浓淡、干湿、疏密等变化，传达画面背后的情与意，达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文人山水往往以“简”为贵：寥寥数笔勾勒山之轮廓，淡墨渲染云之飘渺，几簇行笔展现树之生机，看似简约却意蕴无穷。这种“简”并非技艺上的简单，而是文人对“删繁就简”艺术哲学的实践——他们认为，真正的艺术价值不在于描摹自然外观，而在于捕捉自然灵性与自我心境，冗余的细节会遮蔽核心意趣。因此，文人会主动舍弃创作中次要的元素，以最凝练的笔墨直抵内核，让观赏者通过简约画面，体会到超越视觉的心灵共鸣，笔墨的变化更直接映射文人心境：浓墨重彩，或许传达激越或沉郁之情；淡墨轻染，常蕴含幽静或淡然之态；线条流畅，透露出自由开朗的气质；笔触顿挫，则隐含内心的波澜。如倪瓒所绘山水多以“逸笔”为主，笔墨疏淡飘逸、画面空寂，既是其“逸品”的审美追求，也反映了他历经世事沧桑后，对淡泊、超然心境的坚守。文人正是通过这种“笔墨随心”的创作方式，将山水画变为心境的“镜子”，让每一笔、每一划都承载情与思，使朴素笔墨拥有触动心灵的深刻力量。

3 文人情怀形塑国画山水的艺术特质

3.1 促进山水由“写实”到“写意”的过渡

文人阶层深度介入前，国画山水长期以“写实”为主要艺术取向，创作者多为工匠或宫廷画师，创作宗旨侧重于还原自然实景，满足装饰或纪实需求，手法上更注重对山石纹理、树木形态、水流走向等的精细刻画，力求“形似”的精准度。这种写实风格虽能展现自然山水的具象之美，却难以承载创作者的精神情感与个性表达，使山水画止步于“技艺展示”层面，缺少深层次的文化意涵，文人情怀的灌注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限，推动山水画完成了由“写实”向“写意”的关键性转变。文

人阶层以“抒情言志”为创作核心，认为绘画的价值不在于复刻自然，而在于借笔墨传达内在心境与精神追求。他们摒弃了写实风格中对细节的过度雕琢，转而注重捕捉山水的“神”与“意”——不纠结于某块山石的具体形状、某棵树木的准确质感，而是通过概括的笔墨，勾勒出山水的整体神韵，传达出自然背后的生产力与自身的情感共鸣。

3.2 奠定“逸品”在山水审美中的中心地位

文人干预山水画创作前，传统绘画审美虽有“神品”“妙品”的评定标准，但更侧重技法的娴熟度与形象的还原度，虽强调“巧”与“能”，却尚未形成以精神品格为核心的高阶审美理念。文人情怀融入山水画创作，在丰富其审美维度的同时，也将“逸品”推至山水审美体系的中心地位，重塑了山水画创作的价值判断准则，“逸品”最初源于对文人精神状态的描述，指超越世俗功利、追求自由超然的心境，文人将这一理念带入山水画审美，赋予其独特艺术内涵：“逸品”山水不追求技法的极致精巧，不迎合世俗审美偏好，而以“自然天成”“意趣高远”为核心，强调创作者所传达的精神品格与个性气质。文人认为，“逸品”之作应是创作者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笔墨间需蕴含“不刻意、不造作”的洒脱，画面需营造“超尘脱俗”的意境，让观者感受到超越技法层面的精神震撼。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画山水中的文人情怀，是文人阶层几千年精神世界的艺术凝练，融合了自然山水与人文精神，使画作成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媒介。在历史联结、表现形态、文化内涵、艺术塑造等方面，文人情怀始终是国画山水之魂，使其在技法层面之外拥有深刻的文化价值。也正因如此，国画山水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才能不断焕发生机，文人情怀才能持续传递新时代的深厚文化力量，为当代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培育提供滋养。

参考文献

- [1] 李微伟. 泼墨法在国画山水创作中的应用[J]. 收藏与投资, 2025, 16(03): 98-100.
- [2] 曹舒然. 中国传统国画中的山水意境表现与文化内涵[J]. 明日风尚, 2025(09): 62-64.
- [3] 刘洪霞, 孙晓文. 赵炳生: 瓷上国画, 山水关情[J]. 走向世界, 2025(22): 82-83.